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复活

воскресение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王思婷 / 译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王思婷 / 译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 王思婷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730-9

I. ①复… II. ①列…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568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403 千字

印 张: 15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坪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730-9

定 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成果，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也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经典名著。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公爵聂赫留朵夫在参加审理一桩命案时，偶然认出女犯玛丝洛娃竟是他青年时期的恋人卡秋莎。卡秋莎原是一个女仆的私生女，被寄养在聂赫留朵夫的姑妈家做养女兼女仆。青年时期的聂赫留朵夫是个大学生，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很快就爱上了年轻美丽的卡秋莎。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大学毕业，进入近卫军团，并很快走向堕落。他路过姑妈的庄园时，诱奸了卡秋莎，并把她无情抛弃。怀有身孕的卡秋莎被迫出走，受尽凌辱，被迫沦为妓女，并改名为玛丝洛娃。后来，玛丝洛娃被扯

进一桩命案，并被当成凶手。聂赫留朵夫看到玛丝洛娃受审的惨况，良心受到谴责，决心设法营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为了赎罪，甚至表示要和玛丝洛娃结婚。后来，聂赫留朵夫努力帮助玛丝洛娃的狱友，改善她的处境，并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訴。结果玛丝洛娃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也随着去了西伯利亚。流放途中玛丝洛娃受到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朵夫，并为了他的幸福，选择与革命者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也得到解脱，开始了新生活。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抨击了 19 世纪俄国官僚机构的腐朽与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与反动官僚的昏庸与残暴，反映了农村凋敝贫困的生活，真实地还原了 19 世纪俄国农奴制即将崩溃的社会现状。小说采用对比手法，描绘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将不同阶级的生活进行对比，展现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出色的心理描写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小说不仅善于通过刻画外部环境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善于通过刻画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来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除此之外，小说还展现了独具一格的讽刺手法，在朴素的叙述中辛辣地讽刺了 19 世纪俄国贵族及官吏们卑鄙、虚伪的丑态。这使得这部小说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并没有指出社会的真正出路，他希望通过人人向善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虽然他的这种改良思想不可能实现，但他的这部著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关系，批判了社会的严酷与现实，引起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怀疑，仍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



第一部	001
一	001
二	005
三	009
四	015
五	019
六	021
七	023
八	027
九	029
十	034
十一	036
十二	043
十三	047
十四	050
十五	053

十六	058
十七	061
十八	064
十九	066
二十	069
二十一	071
二十二	076
二十三	079
二十四	087
二十五	089
二十六	091
二十七	096
二十八	101
二十九	107
三十	110
三十一	113
三十二	115
三十三	120
三十四	123
三十五	128
三十六	131
三十七	132
三十八	136
三十九	139
四十	142
四十一	144

四十二	148
四十三	150
四十四	156
四十五	157
四十六	163
四十七	166
四十八	169
四十九	172
五十	175
五十一	180
五十二	184
五十三	186
五十四	189
五十五	191
五十六	193
五十七	195
五十八	200
五十九	203
第二部	209
一	209
二	213
三	217
四	221
五	225
六	229

七	234
八	238
九	241
十	247
十一	252
十二	255
十三	257
十四	263
十五	269
十六	274
十七	277
十八	280
十九	283
二十	289
二十一	293
二十二	296
二十三	299
二十四	302
二十五	309
二十六	313
二十七	315
二十八	321
二十九	325
三十	331
三十一	335
三十二	337

三十三	343
三十四	346
三十五	350
三十六	352
三十七	357
三十八	361
三十九	364
四十	369
四十一	373
四十二	379

第三部 383

一	383
二	385
三	389
四	391
五	393
六	396
七	399
八	401
九	405
十	407
十一	409
十二	412
十三	416
十四	417

十五	420
十六	422
十七	426
十八	428
十九	431
二十	435
二十一	438
二十二	441
二十三	445
二十四	448
二十五	453
二十六	456
二十七	459
二十八	462

第一部

那时，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

为什么你只看得见弟兄眼中有刺，而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谁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些学成了的也只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

聚集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好几十万人，虽然极力地破坏了他们聚居的土地，使之变得面目全非：把石头砸进地里，使得草木根本无

法生长；把刚长出芽的小草铲个干净；燃烧煤炭和石油，使得这里烟雾弥漫；砍伐树木，驱赶所有的鸟兽。但是在这里，春天依旧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不论是在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的夹缝里，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又死而复生，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显得生机勃勃。桦树、杨树和稠李抽出了散发着清香的、黏糊糊的嫩芽，椴树也鼓出了一个个绽放的花蕾。寒鸦、麻雀和鸽子，随着春天的来临，开始欢快地搭窝；就连苍蝇都被这阳光所温暖，在墙边嗡嗡地飞着。不管是花草树木、鸟雀虫鱼，还是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唯独人，唯独那些成年的大人，还在无休无止地自欺欺人，相互倾轧。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把人们引向和平、和谐和互爱的美丽，而是他们硬想出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正因如此，那些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享用的那种春意和欢乐，而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码、盖了官印、注明了案由的公文，它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把三名在押的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两名女犯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遵照这个指示，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看守长走进了女监那又黑又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神情疲惫、鬓发花白，身穿制服，袖口镶着金边，腰间系着一根蓝边的腰带。这就是女看守。她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的一个牢门前，张嘴问道：“您是要提玛丝洛娃吧？”看守长啞当一声打开了牢门的铁锁，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了出来。他喊道：“玛丝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在外面等着。在监狱的院子里，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郊外空气，使人精神爽快，这是由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充满了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煤焦油和腐烂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就会感到萎靡不振，心情郁闷。就连早已闻惯了恶劣空气的女看守，乍从院子里走进来，也还是生出了这样的感受。她一走进长廊就会感觉疲乏，困

倦难耐。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女人说话声和光脚的走路声。“喂，快点儿，玛丝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喊道。大约过了两分钟，只见一个身材不高、胸部颇为丰满的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了出来，她很快地转过身，在看守长身旁站住。这女人里面穿着白裙子和白上衣，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亚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她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幽禁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裸露在囚服领子外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个颜色。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衬托着，她那双眼睛显得又黑又亮，虽然有点浮肿，可也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还略微带点斜睨的眼神。她直着身子，挺起丰满的胸脯，走到长廊上，微微地昂起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停在那里，好像不管要她做什么，她都一律照办。看守长正打算关上牢门，不料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却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厉、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正要向玛丝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关上了牢门，那个脑袋便缩了回去。牢房里传出一阵哄笑声。玛丝洛娃也跟着微微一笑，朝牢门上那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

玛丝洛娃摇摇头，说：“好歹求一个解决办法就好，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当然，解决办法只可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看守长端着长官的架势，脸上露出自以为很俏皮的神色，装模作样地说，“跟我走！”

老太婆的那双眼睛从小窗口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迈着小碎步快速地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沿着石楼梯往下走，经过了男监，那里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牢房里的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玛丝洛娃一路跟随看守长来到办公室，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在里面等着了。坐在办公室里的文书交给其中一个押送兵一份满是烟味

的公文，又指着玛丝洛娃对他说道：“把她带走吧！”

这个押送兵来自乡下，是一个农民，红红的脸上净是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看向玛丝洛娃，并冲着高颧骨的楚瓦什人^①挤眉弄眼，不怀好意的笑着。这两个士兵押着玛丝洛娃走下了台阶，又走向了大门。

他们打开了大门上的一扇便门，押着玛丝洛娃穿过这道便门走进院子，又走出围墙，来到铺满了石子的大街上。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全站住了，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着头，心想：看吧，不跟我们一样规规矩矩地做人，就会落到这个下场！孩子们看着这个女强盗，心里非常害怕，好在有士兵押着她，也不可能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完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就来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又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脸唰地红了，低下了头，小声地自言自语着。

女犯感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就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了一下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让她暗暗高兴。这里春天的空气比监狱里清爽多了，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习惯走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这使她的脚在石板路上走得很痛，她瞧着自己的脚下，极力使步子迈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去打搅它们。女犯脚差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那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从女犯的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了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又想到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① 楚瓦什人：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于欧俄东北部地区。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是很平常的。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女，女农奴在乡下跟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姑娘手下干活。那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而且按照当地乡下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就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妨碍干活的孩子喂奶，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她的前五个孩子就是这样死掉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①私通生下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姑娘中的一个来了牲口棚一趟，责骂饲养牲畜的女工没有把奶油的牛臊气去掉。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姑娘为奶油的事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产过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她正要离开，忽然看见那个娃娃，心就软了下来，并自愿当了孩子的教母。她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又怜惜她的教女，常常给她母亲送些钱和牛奶，小姑娘就这样活了下来。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她外婆嫌弃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老姑娘们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就罚她甚至打她。由于小姑娘在两个老姑娘的不同态度下长大成人，身份也成了一半侍女，一半养女。她的名字也

① 吉卜赛人：一个游牧为生的民族。

很特别，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金卡^①。她每天的工作便是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茶、磨咖啡豆等，有时还会给老姑娘们读书解闷。

有人来给她提亲，她一概回绝，她总觉得嫁给那些靠卖力气过活的男人，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苦。她已经习惯了地主家安逸舒适的生活，就这样她一直在这里生活到十六岁。

在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过去了，这位侄儿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待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临动身那天塞给她一百卢布钞票。侄儿少爷走了五个月后，她断定自己怀孕了。从那时起，她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一心想着如何避免随之而来的羞辱。当她服侍两个老姑娘时不仅敷衍塞责，甚至竟情不自禁地发起了脾气。她顶撞老姑娘，对她们说了不少粗话，事后又觉得懊悔，就主动要求辞工。两个老姑娘对她也非常不满意，便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又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过半百，但还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色鬼，狠狠地将他推开，局长竟被推倒在地。她又被解雇了。她想再找工作已不可能，因为快要分娩，于是她就寄居到乡下一个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生过，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男孩出生后就被送到了育婴堂，根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的。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时，手里只剩下六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很

^① 卡吉琳娜是她的本名，卡吉卡是粗俗的叫法，卡金卡是高雅的称呼，而卡秋莎则是小名。